

中东欧国家周报

【塞尔维亚政治周报】

2021年塞尔维亚主要政治事件概要

Ivona Ladjevac

(2021年12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Feng Zhongping



【塞尔维亚】2021 年塞尔维亚主要政治事件概要

摘要

即使新的塞尔维亚政府已经成立一百天了，但显而易见的是，尽管执政党塞尔维亚进步党（Serbian Progressive Party）占据了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中几乎百分之百的席位，政治局势仍然会要求重新进行选举。反对党不断要求紧急修改媒体法规，以便媒体能够接触到偏远地区的人民。他们的要求得到了一些欧盟官员的支持，这些欧盟官员发起了党际对话，以创造更好的媒体环境和选举条件。欧盟也积极介入了塞尔维亚另外两个关键的内政问题：立法改革和贝尔格莱德（Belgrade）—普里什蒂纳（Priština）关系。透过塞尔维亚入盟的棱镜，我们可以观察到欧盟的兴趣所在，即改善塞尔维亚立法以及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关系。

党际对话

塞尔维亚共和国已经在欧盟道路上跋涉了十余年，在这期间它采取了诸多措施来调整其法律制度以契合欧盟继承法规（*acquis*），并进行了必要的改革以完善其法律体

系，特别是在基本权利和自由领域。在评估迄今已落地的改革方面，人们没有什么特殊立场。虽然塞尔维亚政府官员把所做的一切视为丰功伟绩，但相当多的普通民众不以为然，反对党则认为这点成就根本不足挂齿。至于欧盟问题，人们主要把矛头指向了塞尔维亚，尤其是在选举制度和媒体自由方面。2021年3月的《欧洲议会关于塞尔维亚加入欧盟进展情况的报告》（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Report on Serbia's progress towards the EU accession）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写的。报告的核心是建议继续开展党际对话，以改善选举框架。

尽管塞尔维亚政府对这份报告表现出极度不满，但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民议会（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和欧洲议会（the European Parliament）的联合斡旋下，塞政府最终接受了该建议，并于3月初继续进行了党际对话。

不幸的是，塞尔维亚反对党在最初便提出了10个不同的纲领，并引领党际对话进程驶入了双车道（尽管这并不出人意料）：同接受欧洲议会调解的反对党进行对话，以及同拒绝接受调解的反对党进行对话。不过，两个通道的对话主席都是塞尔维亚议会议长伊维察·达契奇（Ivica Dačić）先生。

正如双通道存在的分歧一样，党际对话似乎也没有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从一开始，对话就不是基于合作、共识和信任的进程，也不是旨在为公平和自由的选举创造条件的进程。因此，如果没有对话和妥协的意愿，就不可能在民主进程上大获全胜，从而无法切中塞尔维亚政治生活中的要害。

目前，在7月举行的第二阶段第一轮党际对话期间，与会者表示愿意致力于这一进程，并对打造一个减少分歧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国内政治环境持建设性态度。欧盟调解员的介入给执政党和反对派带来了达成某种协议的希望。不幸的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工作文件所载的所有建议和具体方案都将党际对话推向了破裂的风口浪尖。在确保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媒体准入的情况下，政府和反对党一如既往地选举过程的公正性问题上各持两极分化的立场。

立法改革

多年以来，塞尔维亚在入盟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便是法治领域。欧盟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在其报告中不断地将塞尔维亚司法现状描述为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此外，除了欧盟以外，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 CoE) 及其下设的威尼斯委员会 (Venice Commission) 也连年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塞尔维亚在欧盟道路上面临的义务之一便是修正宪法。具体而言，修宪被定义为司法改革成功的关键要求。毕竟，这一进程对塞尔维亚公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理应生活在更加合理的宪法制度下，该制度能够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效保障公民享有权利，并确保以新的、有效的方式来选举公正的司法官员等等。然而，为了使修正宪法行之有效，仍然有必要咨询法律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考虑他们的建议，并落实到修正后的宪法文本中去。当然，为避免引起人们对幕后操作的怀疑情绪，广泛的公开辩论同样是可取且大受欢迎的。

正是因为塞尔维亚议会草草通过了《全民投票和人民倡议法》 (the Law on Referendum and People's Initiative)，尤其是《征收法》 (the Law on Expropriation)，才激起了人民的这种猜忌印象。特别是与最近通过的决议相关的行动 (力拓集团的采矿项目，抗议者谴责政府在主动帮助跨国投资者加快在塞尔维亚的采矿项目，进一步增加污染) 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敌意，抗议者们开始在各种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和运动中组织起来，甚至决定封锁塞尔维亚的主要道路，包括一个过境点，这种

新型的激进主义迫使政府从议会程序中撤回《征收法》，并送回进行重新审议。

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对话

为解决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问题，塞尔维亚与普里什蒂纳临时机构之间进行了对话，但对话似乎从一开始就是徒劳无功的。

2013年4月缔结的《布鲁塞尔协议》（Brussels Agreement）表明，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政府有意就双方关系正常化展开谈判。从狭义上讲，“布鲁塞尔协议”是指于2013年4月签署的第一个有关双方（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从广义上讲，该术语指的是2013年之后在欧盟的主持下，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在对话期间达成的全部协议“目录”。不幸的是，这些协议都未能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对于其造成的后果，最准确的描述为“一个建立在双方截然相反立场上的长期危机过程”。

说实话，还有一份文件对2021年的对话僵局负有部分责任：《华盛顿协议》（the Washington agreement）。2020年9月4日签署的华盛顿协议提出了为期12个月的所谓的“华盛顿禁令”（Washington moratorium）。该禁令

已于 2021 年到期，引起了双方争夺承认科索沃自行宣布独立的国家数量，并为引发新的外交冲突创造了空间。

说实话，虽然塞尔维亚和普里什蒂纳临时机构之间举行了会晤，但却毫无进展。虽然阿尔巴尼亚族人态度强硬地坚持其要求，但在国际社会眼中，塞尔维亚已被证实为更可靠的合作伙伴，因此塞尔维亚的公众舆论涌现出一种感觉，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时代站在了塞尔维亚这一边”。

从欧盟方面来看，欧盟特使也不介意陷入被动，因为布鲁塞尔当局对西巴尔干地区加入欧盟的意愿不大。不幸的是，欧盟自身此刻正在经历一些内部危机，这使得它比以往更加注重独善其身。

当谈到该地区的局势时，即科索沃和梅托希亚（Kosovo and Metohija），夏末秋初之际，日益持续紧张的局势导致了暴力冲突升级。科索沃当局决定禁止塞尔维亚人的车牌后，塞族人开始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其中主要是占据了边境过境点，并封锁了附近的交通。鉴于所谓的科索沃警察部队（Kosovo Police Force）对塞族社区成员犯下了许多带有严重敌对情绪的罪行，塞尔维亚作出了相应反应，并将其武装军队置于高度戒备状态。

这些令人不安的九月事件引起了包括联合国安理会（the UN Security Council）在内的所有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关注，安理会也讨论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特定局势。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兼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the United Nations Interim Administration Mission in Kosovo, UNMIK）团长扎希尔·塔宁（Zahir Tanin）描述的那样：“信任仍然是供不应求的因素。”尽管他特别指出“该地区惨痛的历史一再表明，表面上的小事件、对意图的误读和彻头彻尾的错误，都可能导致安全局势的不稳定性升级，危及人们的生命，而且于任何人都无益”，但是他的讲话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有争议的各方仍然固持己见，他们不愿克服缺乏政治理解的问题，也不愿努力沟通。

直到2021年底，单方面行动仍然在重复上演，因为有些人企图让生活在科索沃的塞族人对普里什蒂纳当局产生不信任感。科索沃当局似乎既没有政治意愿，也没有政治责任来进行公开和建设性的对话，以解决谈判桌上的问题。

结语

2021 年塞尔维亚政治舞台的三大主演是：旨在改善选举制度和媒体自由的党际对话、旨在完善司法制度的立法改革以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这些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显然，任何其一都会延续到 2022 年再行商议。（本文英文版写于 2021 年 12 月，因翻译和校对原因，中文版延至今日发布。——编者注）

（作者：Ivona Ladjevac Ph.D.；翻译：王一川；校对：戚强飞；签发：陈新）